

世祖皇帝聖旨重修



世宗憲皇帝

御製

聖旨

欽命總督雲貴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趙廷臣爲

永旻俎豆

誥贈榮祿大夫會推巡撫宣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
貴州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加一品服崇祀名宦朱家民立

重修盤江鐵橋碑記

欽命經畧湖廣廣西江西雲南貴州等處地方
總督軍務兼理糧餉太傅兼太子太師武
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洪承疇撰文

欽命巡撫貴州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提督
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趙廷臣書丹
黔之安南衛卽元之普安路也千峯環薄
據江爲險自下而上越頂站至盤江水深

江遠溟泮奔騰前明方伯朱公家民以鐵
索架橋梁易云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茲橋
又濟舟楫之窮也我

皇上定鼎以來凡十有五年見小腆誕叙荼毒
黔首益不知幾厯

宵旰憂矣爰勒南征

命予身處行間賴

聖天子之威靈得

諸王貝勒子之榮力藉

諸固山將士之果毅始而復楚繼而克黔既
而討滇旅次盤江而橋梁斷焉但見群山
壁削孤壑淵杳枉不可成航不可渡古所
謂天塹而劃中外之域者此其一也雖然
舊制鎔鍊爲繩結索爲梁憑虛架閣一綫
縫空者寇以濟之南遁矣彼胆落計拙徒
然此橋梁以阻我也夫彼能絕道以杜後
我獨不能鳩工而圖前乎迺告

撫軍趙公庀材聯虹率作興事計日而成之

會渡

王師用征不庭噫嘻周穆王厲意耽道當流
沙不周之天攬轡憑軾求西王母於羣玉
山而猶旦暮遇之也矧茲楚莊躋之所展
及者乎矧茲蜀諸葛五月渡瀘所從入之
徑者乎夫洞庭彭蠡浩浩其無際也太行
孟門高高其無上也彼不修德而恃險者
且奉璧傾心區區橋之是斷豈足限南北
哉粵古嬰荒蠻貊朝聘賓王所利而導者

在此橋也夫修亦爲此嬰荒蠻貊朝聘賓
王所利而導也自茲以往風雨迭剝金木
浸微乘間忒補不無借力於後賢後之原
今而遵其事者諒有今之原古而明其意
也是爲記

順治十六年歲次己亥十月吉日立

重修盤江鐵橋碑記

盤江者黔之安南屬也東三十里爲頂站
自頂站來者迤邐重沓攀捫裸厲愈趨愈
下西三十里爲安南自安南來者其盤錯
之勢尺寸千里彷彿如之兩山陡夾一水
浩瀚時明時幽時曠身其地者如登極巔
之上倏墜塹谷如遊歌舞之場忽變輪玦
淒神寒骨前跋後蹙唏噓而悄愴者未易
名狀水從北來高翥長騫風爭雷鳴與石

相鬪若壯士困萬軍中提刀奮搏所向無敵一練長空千仞飛瀑縈青繚綠又奔瀉中一奇觀也時值春夏萬山洪流決壅而下襄岸堙谷勢如迅雷擊物一瞬不留迨秋冬稍涸深者峻黑隙月斜明蛟龍潛穴影滅不可見淺者沸白僅數尺許若剖大甕側立千尺又若刻頷齧犬牙相錯與水光相映森森然不可逼視一葦所航洶湧號怒曾不畧容行者立者張皇慘澹得之

心想而口舌不能道者纍纍也夫深不可厲淺不可揭葦不可航游不可泳是不可無橋考昔間用舟楫傾覆不常明崇禎初本省方伯朱公家民劬鐵索三十六根上鋪木板繫曳過江採煉架構歷四年而成費及數萬金更設橋稅置橋田脩歲補葺厥後流寇據滇我

大清朝王師進討復燬於賊僅存索七根幸值冬涸而我用濟識者以爲天授云自此滿

漢兵馬羽檄交馳戎餉絡繹

皇華之使商賈之客雲蒸雨合春夏水泛寒
裳而裹足者相視以目余奉

命總制兩省屯軍駐蹕問俗褰帷深知此水
之爲患也時值大兵凱旋偕

撫軍卞 合疏請

皇上以四稅課檄道府廳衛各官殫心鼎建仍
復鐵索之舊時在速成僅製十根架板約
費千五百餘金而動搖閃爍心切憂之夫

去危就安必使載馳載驅如履夷庚今重
足而驚怖負荷而戰慄猶之未安也越一

載會同

撫軍卞 再疏入

告加建木梁兩月始成孔固孔碩人馬坦適
矣仰見我

皇上明見萬里慮民之不安於野而薄賦輕徭
慮商之不安於途而徒杠輿梁故兩請而
獲邀

俞旨豈偶然哉但可必者人不可必者天山
川任幻陵谷變遷卽天地且無恃以久存
何況於土木在後之蒞茲土者風雨綢繆
以相繼不朽云是役也鳩工於順治十七
年十二月告成於順治十八年二月又動
費千四百餘金仍取給四稅課銀其督修
襄事各官例得並書

欽命總督雲貴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趙廷臣撰

欽命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提
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卞三元

欽命提督貴州全省等處地方總兵官太子太
保左都督李本深

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顏 敏
貴州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王 鏜

欽差提督貴州通省學政布政司叅議兼按察
司副使趙 燾

欽差貴州按察司僉事清軍鹽法驛傳兼管貴

陽兵備道副使事黃惟鍛

欽差督理糧儲分守安平道貴州按察司副使
兼布政司叅政事王廷弼

順治十八年歲次辛丑四月吉日立

重修盤江鐵橋碑記

盤江之源出烏撒繞曲靖西導七星關而
下安南境爲入滇渡處兩山夾峙類巨靈
擘之以界滇黔者也縱雙中絕壁立如削
江水注之淵澄而湍激比險於瞿塘灘堆
雖差陘其濤瀧瀕洞不可嚮邇魚鼈弗窟
蛟龍弗宮鯨鱷怪物弗能游是以方舟無
功舟楫無力雖忠信如梁之父莫敢涉也
顧盤江之外滇實宅焉茲爲黔唇齒輔車

之阨若之何其隘而不可渡也前方伯朱
公家民頗出奇思迺錘鐵以爲繩鑿岩以
爲椽亘兩壁而貫之締以板其爲繩也其
爲板也如其度蓋亦棧之類橋者名曰鐵
鎖橋始通道云卽莊躋以下曾未及此不
知當日何以飛渡而迄今有之抑亦海內
之奇制也歟第鐵之性也剛而繩之性也
弱橫亘幾十澮其中自弗能強矣行其上
者足左右下繩輒因之升降而板則或起

或伏歆躍呷軋若將顛焉人之體亦與之
搖撼不能自持如乘巨浪之艇如履將泮
之冰鮮不掉眩而寒粟者凡經此必輿而
釋騎而下負荷而稅亦勢之莫可如何者
也且眠前者陟岸而後者始登不則相躡
而愈震殆欲前欲却俱不可得危孰甚焉
况萬騎萬足之過邁乎我

大清削平海內拓土暨滇而疆場猶未盡靖恒
遣

禁旅更班彈壓歲運數百萬金錢以供芻糗
月頻至焉此外飛章羽檄及他遞郵絡繹
不絕而昔之七絕今爲寇燬者二則力益
弱而渡益危人胥患之

督憲趙公統攝二省大政嘗往來於曲靖安
順間歲數道此橋乃熟習形勢則謀於予
曰盍亟圖而新之予拜手曰可於是營諸
鐵索之次鼎建輿梁焉石之不可而取諸
木廼命官督工役採於山得巨材二百二

十八株排捷之使卧於兩岸臨水復鎮之
以巨石拄之以勁幹各層累而加率如之
凡叠叠序出焉咸鑄其本加固及兩木之
末不接者僅三十有四尺選材可六丈者
矩之以交其上而彌縫之植者爲檻幃者
爲屋兀者爲門無不宐焉於是乎騰未雲
之龍駕未雨之虹矣則與古之鐵索竝存
於險阻之間雖踵事增華神明其物不可
謂非奇思之軼出者也視故橋之用則可

以雁序而前可呂魚貫而越可以方軌聯
鑣携笈荷擔千萬人逐隊建旗而坦行矣
且不知有山水之厲寧知有風搖電掣之
驚乎於戲水土之窮前人濟之呂金今也
繼之呂木五行之利溥矣哉是役也授畧
於

總督趙公濟其用者藩司顏敏糧道王廷弼
程其工者安順司李沈璣永寧刺史徐國
維董其役者盤江游擊王官姚有智安南

守備程壁余則贊成之而已工役之值則
取諸關稅三閱月而就不可不曰爲勞費俾由
滇黔者自今無恐公私賴之僉曰

趙公之濟川之功哉

欽命巡撫賈州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提督
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卞三元撰
順治十八年歲次辛丑四月吉日立

鐵橋節畧

天下名公題贈詩
文悉詳志書行世

按盤江之險險於瞿塘昔漢伏波將軍智
計絕人欲橋之而未能險可知矣崇禎初
年先君官黔時飄溺幸甦遂指天誓盟期
必成橋然黔瘠地也公私交誦木石罔工
朝夕思維出奇製鐵飛緇爲橋四載始竣
又於滇黔千里之間建石城十一座控制
峒蠻時方多難給諫張公鏡心曹公代之
互以宣大節鉞荐遂離黔而莫問自是天

下知有盤江之橋并知有先君之名矣今
經三十八年

朝廷德威遠播海宇一新癸卯春晤

大司農玉銘王公渡橋南來追念先人慰言
橋固屹然禋祀不廢蒙

經臺洪老公祖

制臺趙老公祖

撫臺卞老公祖皆賜祭旌額煥及祠宇感痛
刺心捐糜莫報今于乙巳蒲月接

曲陽司李蒼崖高公祖抄寄碑文捧讀未竟
血淚具迸矣獨念先君異代微勞何幸
諸上臺揚之

楓陛勒于貞珉南望稽首先君獲此異數真宇
宙不朽事矣蓋人子于父母之既逝柩椁
猶不忘其口澤而况沐此身后之

榮遇乎敬光剗劂永彰

盛典俾不肖潮遠世世子孫可勝啣結頂戴
之至

下知有盤江之橋并知有先君之名矣今
經三十八年

朝廷德威遠播海宇一新癸卯春晤

大司農王銘王公渡橋南來追念先人慰言
橋固屹然禋祀不廢蒙

經臺洪老公祖

制臺趙老公祖

撫臺卞老公祖皆賜祭旌額煥及祠宇感痛
刺心捐糜莫報今于乙巳蒲月接

曲陽司李蒼崖高公祖抄寄碑文捧讀未竟
血淚具迸矣獨念先君異代微勞何幸
諸上臺揚之

楓陛勒于貞珉南望稽首先君獲此異數真宇
宙不朽事矣蓋人子于父母之既逝柩椁
猶不忘其口澤而况沐此身后之

榮遇乎敬光剗劖永彰

盛典俾不肖潮遠世世子孫可勝啣結頂戴
之至

康熙四年歲次乙巳五月吉日廣陵治氓
朱潮遠跼述

鐵橋志序

有生屬也必出奇自見
方稱男子否則傍廡寄
籬每變愈下呼以便了

猶不堪位置徒覩然重
儻耳所嘆者生千世後
事無大小皆被古人先
創無一勝地可據又無

一餘地可逃雖欲弗爲
重儻勢弗可得姑文以
美名曰事必師古使吾
早與古人同生烏知其

不相若烏知其不能獨
創一事卽禹皋稷契未
易肩比僅僅如垂司工
夫何遜况十三卦諸聖

未嘗不以制器特傳則
形上形下又何岐之有
有志之士偶見小技苟
屬當吾世所特起不覺

留連踣躄藉資氣吐何
况膚公平乎又况子孫於
父祖之膚公平乎然則鐵
橋圖志所當摹勒萬本

以抑揄古人毋使驕稱
占先洵人人快事哉卓
月因屢涇而屢梓詎獨
鋪揚先烈固所以鄭重

金林志序四
吾代吾亦與有榮焉使
其不求吾序亦將自大
書之特書之乃煩諄諄
謂非余不足以重是編

余何能當倘謂余與其
尊人同爲舊時休采先
後同對平臺身居史氏
十志宜詳則余泫然河

成將操鐵組爲長悅自
拭其東注何容辭哉何
忍辭哉緬思 同人公
昔日以戢水蘭跳梁大

著掃蕩則軍功爲最因
軍功而設險議建十一
城則城次于軍功因城
及橋則橋又次于城其

在後世則橋爲最城反
次橋軍功又次城何也
人臣乃爲其主誰無軍
功者焜耀史冊率一代

止矣城不僅一代而或
廢或遷未可終料此橋
聚鐵聯繩架空飛度命
想奇命製奇萬世之人

胥博胥賴其推爲最誰
曰不然顧余不屑云柳
榆後世而云柳榆古人
請置前代之近者槩不

必道專從漢論伏波構
墩兩崖此江之濶計丈
六六崖脚內縮决非謂
木石堆填可賽精衛明

明有一鐵橋架空在伏
波意中而當時不肯言
後世莫能知直至於崇
禎始建使伏波之魂尚

在其嘖嘖曰吾讓 同

人公出一頭地必也且
豈惟伏波而已漢祗近
古吾逆溯中古上古與

夫開闢之初有其讓焉
計兩崖山骨奔趨對峙
裕舒思合而被江所劈
不能如天台瀑布半空

仍作石梁則此山自融
結時亦明明有一鐵橋
在其意中與人代補缺
陷是水之宜補則遠從

吐蕃西北烏撒東流歷
千百盤耽朝南海意甚
堅體甚潔徒以舟楫屢
覆每歲所載方物作朝

宗藉手者祇此腥穢之
腐骹谷王實吐棄之厭
薄之不堪與其他水齒吾
計此水之神尤孜孜然

有一鐵橋在其意中以
雪其朝宗不潔之恨謝
其非欲殘人之愆乃數
萬年始遂厥願水神抱

感實倍山神斯非開闢
之初所可揶揄者乎若
夫高宗伐鬼方旣親到
是邦必見此江不聞料

理何若禹之治水視溺
由已旣導梁州乃視此
江溺人無如之何黃帝
且娶鬼方之女誼屬姻

姪亦不聞經營留跡何
似將帝雖娶而未至此
邦耶蓋是江之無橋吾
所云中古上古咸讓公

創始確案如此或曰公
倣武侯瀾江而爲之耳
命意命製胥襲也非創
也余曰青勝乎藍胡云

病襲卽持盤江與瀾江
並較瀾江祇居一隅盤
江則繇黔通滇孔道是
屬所係之大迥殊實甚

既殊矣不倍勝乎吾所
觸于殊而不殊者瀾江
成于漢季盤江成于
明季不知天之訂候何

以偏相襲也有能鑿此
橋以爲梯者乎吾將登
梯問之嗟夫橋成曾幾
何年公已仙去矣登峴

山者自謂百年魂戀焉
知今日公之魂氣不恒
在橋上乎安得待卓月
之返滇拉吾僭遊焉請

至橋祠謁公且大聲疾
呼曰余瓊尾暮年不堪
作重儻何論奇男子公
乎公平何以告我乎公

卽不在橋上亦必在天
上俯視橋中人往來屬
誰其因卓月而有以告
我必也公創鐵橋于昔

吾欲創鐵梯于今於以
倚諸臨橋之樓巔苟意
有所不忘緣梯直上瞻
戀不休庶大呼之聲與

公天上相近哉昔日餘
鐵尚存試以借我此梯
咄嗟可就也卓月日近
有人自黔來橋固屹如

尚議修一二無繇早相
借姑再俟其餘余因大
書之

順治丁酉春黃文煥謹

叙

叙

